

武當宋遠橋

作者: DS_guy DS_guy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我是誰？我在哪？我在幹什麼？

張老道剛過了八十大壽。三天前，掌門大師兄(宋遠橋 not to mention)看著紫霄宮外紅色圍牆，向身邊的小道士交代「忽有所悟」。就這樣一呆三天。

午飯後，一位無冠無髻的道袍老者來到身邊。宋遠橋見是師傅來到，便起立行禮。隨即眼花腳軟，就要向前「滾蛋」。老張頭微一抬手，連黏夾帶。這大徒弟便從新坐好。又蹲下給他按摩手腳。「師父.....」

老張頭斜著眼搶先笑道：「呵呵!古有莊周夢蝶；近有呂祖黃梁一夢。這個破道觀算是後繼有人了!」宋遠橋聞言，毛髮倒豎，心忖：「真他媽的世外高人，甚麼子也逃不出師父的五指山!」「我當不了掌門，可否老二老三頂上?或者，大家輪著過把癮.....」「不要太介懷，先維持現狀，再順其自然。」

宋遠橋心道：「難不成跟你老人家說：老三在十年後，被金剛門弄得四肢粉碎骨折；老五做了魔教上門女婿，好容易廿年後回來，不到一天自自殺；我老宋還未出生的兒子，『送』了老七去見三清，還要麻煩你老人家親自清理門戶。武當最後還不是沒有我的事?」

「七隻小，已長成太子了。修行的問題，師傅還可指點一二。其他的，你們自己看著辦。」說完就閃人。

--- 分隔線 ---

不旋踵，一婦人捧著食盒過來。哇塞！我的娘啊！好一個古裝美人！不不不！是我兒的娘啊！凌雪雁！？

接過食盒，便道「美人恩重，謝謝!」又從袍服內袋，取出風呂敷，放在地上吃起來。(領飯盒，touch wood)

「.....?」看著老宋像變了個人，凌雪雁一臉疑問。(黑人問號)

「經過師傅多年言傳身教，今天總算開了竅，老是板起面孔裝正派，失了自然妙旨。難怪被老二追過了.....」左瞄右瞄，見其他人都在數丈外，便單眼眨一下，說：「欸！偷々告訴妳！幾天沒聽見吾家婆娘囉々嗦々。耳根清靜矣.....還.....」

「還開始皮癢。是吧?」雪雁姨姨也不是弱者，終於入了狀態，開始飆演技。

謀事

既然生在此間，適逢其會。為己為人，也應做點事嘞!

就如某將領的口頭禪：軍情第一。單是湖北一省，已有很多武當的產業。省外的附屬、友好道觀，也是一大票。資料搜集也該做好一點點吧?往後發生的事情，如三當家受傷；遠征軍被綁了上大都；老張頭被暗算，還打到上山門。如果訊息傳遞好一點點，嘿嘿.....

眼前要做的，想一想，還真多啊!如準備宋青書的出生(笑)。近水樓台，自然從師傅那裡，學得太極。搶先做了「金在油中」的副本。還有，穿越者的「大殺器」——火槍。

接著數月，早上打座練劍；向師傅問安。午後處理派中事務，督促弟子收集官府的情報。走訪打鐵作坊、煉丹道人。雖說還有六位師弟，想找他們分擔工作?人人藉口推辭，迫得急嗎?就外遊去「行俠仗義」。還好，清風明月、甲乙丙丁等三代弟子頗有辦事能力。當然，還有宋家大總管，老婆凌雪雁。

晚上?自然要「處理」宋青書的出生問題嘞!

--- 分隔線 ---

「好姐姐，近期打算去崑崙山遠遊。妳可有興趣陪同?」某夜，老宋拿著一藏區來信。模仿張無忌對趙敏說話的語氣。

「好啊!爹爹正在蜀中訪友!咱們順道探望。不過，我想留在蜀中，不陪你入崑崙了」

那位岳父，該是凌天霸吧?

「隨便一問，妳認識一位叫作秦思容的女俠嗎?」

「未曾聞之也!」雪雁搖頭。

「果然!此老張頭，不是彼張君寶!」心忖。「還好，重要是，老宋老婆，仍如話本中，一樣的美麗.....感覺真魔幻。」

「崑崙山的道友，曾見過瀟尹二人一猴?」老張頭拿著老宋交上的信。

「是啊。一人形似僵屍；一人是胡人。外加一隻猴子。見過的話，實在難忘。」老宋曰：「師傅!你老試著快速、連續念著。當年何足道，帶給郭祖師的口訊。看看想起甚麼?」不是主角有光環；也不是特別聰明。只是老宋早知結果，回頭再看，總能找到蛛絲馬跡。

「金在油中...金在油中...金...金...」老張頭念念有詞「經在猴中!他媽的!還好，不用他媽的帶進棺材.....」老道人真好火氣，竟然拍桌開罵。

「師父，遠橋想去崑崙碰運氣.....」老宋心中接著道：「去那桃源谷中刷副本!」

「呵呵呵!小猴子得到新玩具，就不理老猴子囉?」聽起來，還真像聖誕老人嘞!

「弟子以為，追回那《楞迦經》。給師父祝壽。」還真想看看，四本經書放在眼前，你的表情會如何精彩啊!

老張頭聞言，閉眼搖手。

「那弟子就速去速回」

刷「金在油中」副本

一家人，從漢陽、武昌乘船逆流而上。是的，一家人，有(小貓)婢女三位，(小狗)道僮二人，一雙大貓，加上一堆行理。

「滾滾長江東逝水....」每當老宋看著江水，總會不自覺唉聲嘆氣。

「如有古人穿到廿一世紀的長江流域。定會大開國罵。自然環境，破壞殆盡。這還不算，千辛萬苦，建了大壩。澇災該來，還是會來；旱魃該來，還是會來.....」

--- 下刪十萬言 ---

老宋在恭州(重慶)丟下老婆，伙拍商隊保鏢。又車又馬，深入藏區。

在一武當外門道觀中，問明子母連衡寨所在。便帶著攀崖、露營工具，朝那裏出發。

連環莊附近，就得那麼一面絕壁，本以為“晨策尋絕壁，夕息在山棲”。就如老生常談：理想很豐滿，現實很骨感。個多月下來，特別為此準備，千多個膨脹釘掛片，用去八八九九。有幾次，為了省著用，幾乎失手，要「二次穿越」(如果還有的話)

正想回去張羅工具，就見前方崖中，有一突出的「平台」。

「大師兄啊!冷靜，深呼吸。謝天謝地，不要在最後一程翻車呦!」口中念念有詞，將記得名字的神仙，都求了個遍。

踏足平台，精神一放鬆，回想這幾天的經歷，心悸、流汗、手顫抖、呼吸困難接連交替出現。

「往後，如非絕對必要。決不單獨行動!實實怕怕呦!」

果然，平台上有一山洞。越走越窄，最後，爬著也前進不了。不過，隱隱覺得，有新鮮空氣，拂面而來。

老宋有備而來，自詡不會落得如那條豬腸粉的下場。當即往回爬，在平台上露宿一晚。第二天，爬回崖頂，將放在上面的開鑿工具吊下來。

工夫不負有心人，終於在水盡糧絕前打通了通道。

「好一個桃花源!那條豬腸粉甚麼的還差那不到十米距離啊!」此時，老宋已自我警醒數千次，要放下對九陽神功的執念。因為當中太多巧合，那怕一點點陰差陽錯，就會失諸交臂。「三天、就三天。見不到甚麼彌猴、猿猴，足金鳩猴特麼的，就回家去了!」

a blessing in

disguise，第二天，就見一群彌猴來到池邊浸浴。其中一隻純白毛的，不怕生，竟主動接觸宋大掌門。

「難道你就不怕我打怪摸屍?」老宋苦笑。當即拿出酒精、小刀、針線，替白猿割開肚皮，再拿出包裹，刮去膿液，塗上酒精，最後縫合，醬子成了。

眾猿回巢後，終於到了開彩時刻。「諸天神佛啊!不要在這時候掉鏈啊!」老宋還有空幻想，這是一本《兒歌三百首》。

沒出意外，還真是當初那四部《楞迦經》。當即急不及待，翻書去也。書中印刷字體正文兩邊，真的有手書筆記，是內息搬運、冥想方法、火候調節等描述。不過，宋大掌門卻越覺古怪，翻完第四卷，

就哭喪著臉。

「寶寶委屈，寶寶心裡苦。」原來，老張頭嘔心瀝血的巨作《武當九陽功》。已將九陽神功，推測出八八九九。不是說老張頭只得九成真傳，反而是青出於藍，走出自己的道。「花了大氣力，只證明了跟對了師傅!」

--- 分隔線 ---

這次副本的收尾，以打怪摸屍作結。

躲在連環莊，觀察了三天，連續偷襲了無裂紋豬腸粉。這是老宋穿越過來第一次對人動手，身為大師兄，拳頭實在太硬，內家功夫，可能摸到了心靈感應的門檻，對手動手便被剁手；對手動腳便被剁腳。出手全無定式，簡直就是「從心所欲不逾矩」的教材。

很重要的摸屍流程，只在暗格找到黃老邪的《蘭花拂穴手》及一堆財物。說好的《一陽指》呢？

殺人，自然膽拖放火。燒了連衡寨，才算應了天運。是這樣嗎？

當他看到「雪嶺雙豬」時，竟然起了色心。不過想起一事，就如兜頭淋了一大盤冷水，硬將欲望壓下。

「家裏的母老虎，真的是老虎啊!鼻子既靈；爪子又利.....」越想越覺下身涼浸浸，還不自覺地回望，像是給甚麼盯上。

這媳婦既深得師父歡心，又得師父真傳。她不欺負你，已是托天之福。欺負她嗎?等著被老張頭一掌拍散吧!

「阿彌陀佛，君子慎獨。古人誠不欺我啊!」就連作者君也覺噁心！你剛才打怪摸屍就很地道嗎?那門道理啊?

這裡一堆事情，自然由當地「飽受壓迫」的民眾去處置了.....

歸程

剛離藏區，老宋就醒悟到有甚地方不妥。

「噢！誠彼娘之！此雙豬不是彼雙豬也！」輕拍額頭。「那個豬狗不如甚麼的，迷惑張小兒，起碼是廿年後的事……」

「這兩人，理應是她們的娘了？她娘的，哈哈」

「難怪叫做『連衡塞』了！咱家兄弟還能這樣玩？各娶一老婆，就變成兩位老婆？」如果無裂紋豬腸粉泉下有知……

一對賊眼，先偷望四周，再喃喃「來年，來個父字同科。一起將那趙家妖女、周芷若、丁敏君、靜玄、靜乜靜物、小貝貝、蘇乜清、趙乜珠、李乜霞，來個『韋氏花式吃乾抹淨』……」無恥下流之餘，竟還記得，將紀妹妹留給老六。

武當弟子，有個潛規則，就是對峨嵋的師姐妹，如數家珍，熟識無比，尤甚於道家經義。

--- 下刪十萬言 ---

老宋也曾想過，反正身在崑崙，不如再下一城，去座忘峰，刷下《大挪移》副本。不過，眼下明教高手如雲、守衛森嚴。除非如成老怪一般的色膽包天，無視一切風險。一句到尾曰：划不來。

在恭州(重慶)找上岳父，發現，雪雁姨姨，水土不服，回去休養。

「真不讓人省心。青書小賊還未出生，惡婆娘不要丟下我啊！」去外門發訊，隨即起程趕回武當。

--- 分隔線 ---

武當，別院，靜室。

老張頭看著眼前的四部經書，自是五味雜陳，唏噓不已。

待命一旁的老宋，見師父「石化」良久。忍不住說：「師父，弟子有話要說。」

「說。」攤手曰。

「兩件事。第一，雪雁懷了宋某人的骨肉。弟子打算和她一起，暫時搬到武昌宋宅。」

老長頭太熟識這七隻猴子了。在他耳中，聽起來就是：「我不想當這個爛掌門，你找其他人來帶這群猴子吧！」

「改了名沒有？」小孩子，一般都是三歲才起名字。不過我們武林大派，最不缺的就是幫閒的傢伙。

「雪雁沒有跟師父說嗎？」老宋奇道：「她喜愛給未來的兒女改名字。弄得弟子打座用功時，疑神疑鬼，似有甚麼春夏秋冬、梅蘭菊竹的小屁孩，圍在身邊嬉鬧……」

「好像是，男的叫送情書；女的叫……」

見師父又裝瘋，身為弟子，自然屁都不响，但是，心中接續道：「就叫趙昀——送你終，好不好？……」

「那第二件呢？」

老宋當即跪下叩個响頭「弟子對九陽真經，起了貪念。求師父原諒。而且，看過四卷後，知道師父的天份材情，如高山仰止。弟子對師父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，又有如黃河泛濫一發而不可收拾……」

老張頭笑罵：「滾！」

老宋趁勢離去。老張頭耳邊，好像隱約聽到：「文成武德，澤被蒼生，千秋萬載，壽與天齊……」

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

老宋，又站在紫霄宮外，紅牆前。

見凌雪雁走近，便說：「向師父問安？」

「嗯！」又問：「牆上有甚麼好看的？幹嗎老是盯著？」

「最近，每當來到紫霄宮，心中就升起一個瘋狂的念頭。」老宋抓頭苦笑道：「就是在牆上塗鴉，每個字八尺見方，寫著：『大海航行靠舵手』」

雪雁姨姨瞪著老宋「呵呵！宋大俠再也不用擔心武當會在你手上敗光光。還是不是武當弟子，都是兩說呢！」

老宋心中呼冤「女皇陛下，冤枉啊！讀者大神們可以做證，不是我做的嘞！」

老宋趕緊著雪雁姨姨的手「宋某人只是俗人一個，從來不以為自己是甚麼人物。此生最大的機緣有二：一是拜張真人為師；二是得凌前輩賞識，將寶貝女兒嫁給宋某人。」

「眼下，還有第三。老天爺也會派利息，就是宋青書快要出生了。」

「何以見得，是個男娃？」

老宋理直氣壯地說：「是師父告訴我的。」將一切不可思議的事情，皆推到老張頭上。

--- 分隔線 ---

武昌，宋宅，書房。老宋和清風、明月、大牛、二虎幾位三代弟子，商議事情。

「有幾件事情。第一，用我宋家的銀兩，頂下一家小型冶金作坊。這是一份採購清單，人、物就位，再討論下一步。」

「花我的錢，是因為我宋某玩物喪志，不好意思燒掉武當的香油。」

「第二，佈署一長期宗門任務。收集、分析、傳遞市面的訊息。」

「不是叫弟子們冒險；相反，千萬不要偷聽、刺探、行賄等危險動作！」

「第三，準備一份友好宗門、散人，擅長練丹的名單。我有問題去信請教。」

「第四，聯絡起碼兩位大夫、兩位穩婆。皆要聲譽良好。重要的是，孩子出生，會有大夫穩婆隨傳隨到。」

「這些，皆不是甚麼機密，你們有甚麼想法、困難，可找六位師叔，其他同門商量。」

--- 下刪十萬言 ---

叫了散會，卻又立即反口，叫回他們，問道：「隨口一問，城中，有沒有一家客棧，叫『悅來客棧』？」

幾人隨即一起點頭。卻見這位宋師伯神情古怪。眾皆心忖：「這能有甚麼好奇怪？」

老宋又問：「那麼，有沒有一間客棧，叫『有間客棧』？」

幾人一本正經地，像唸咒語般，唸了幾遍。然後輪到他們神情古怪。清風首先忍不住大笑，其他人也跟著笑起來。

有一個叫做「倚天劍」的副本

春去秋來，又過了一年。「武當逆子」也來到世上。

金大神，將其作品，改寫又改寫。卻始終沒有宋大嫂的戲份。暗示老宋是一鰥夫似的。

老宋已漸漸代入角色，眼見自己老婆，在可見將來，有香消玉殞的危險。還真是想一次，就哭一次。

去找師父傾訴嗎？別鬧了！師傅大約會說：「我們江湖人，將別人的親人，一刀送上西天，眉頭都不皺一下。好了，一旦自己親人死了，就哭爹喊娘。這算甚麼道理？」

不過，抱著「武當逆子」在手。受到小生命、大活力的影響。便另有一種明悟。

道經有一故事。有一皇帝，感嘆人壽有限，便大哭起來。你道他身邊的太監怎樣勸他？

太監反問：「假如，上古的三皇五帝，有無窮無盡的壽命……」

皇帝立即醒悟：「那能輪得到我做皇帝啊！」

心結解開，功夫自然地深厚了一重。臉上浮現出「拈花微笑」。

「哈！莊子他老人家，為後世的道友，親自示範『鼓盆而歌』啊！」

「這也不是壞事呦！起碼，去幫襯勾欄瓦舍時，不用擔驚受怕，要去刷『葵花寶典』副本。」

「拈花微笑」又變成「流口水傻笑」！

雪雁姨姨卻是誤會了，笑話：「你們看他有子萬事足的模樣，還流口水啊！」

此後，宋家便搬到武當山下的小鎮。你們知道小鎮的名字嗎？很不文藝，叫做「武當山鎮」。

某日，武當山鎮，宋家冶金作坊。

作者君也驚嘆，老宋也真能搞，竟然將科學怪人的場景，搭了出來。起碼，作者君做不到！

體積雖大，懂行的話，也確實簡單。這作坊裏，只有一樣東西：電池。

這是「原始的電池」。一個電池單位，一邊電極是鋅金屬；另一邊電極是銅金屬。中間夾著以鹽水浸濕的布。將很多個「單元」，堆疊起來，再用銅帶(電線)，以串/並聯的方式連接起來。看不明白？就是一個電池——有正極；有負極。

用來做甚麼？老宋正在教清風明月，練習「燒焊」。

「第一要事，就是安全呦！yeah！安全第一！」

「施法，不。施工場地保持清潔乾燥！」

「雙手戴上厚厚的皮手套！」心中哭曰：「無膠用啊！」

「雙腳著上厚厚的皮鞋！」

「一邊電極，夾在須要焊接的鐵板上。」

「一邊電極，夾上鐵枝。」

「在場所有人，皆要戴上那副用有色厚琉璃做的護目鏡。記住，一定要！」

「然後，就下焊，開工囉！」

一陣陣閃光出現。除卻傳說中的「雷法」，可能這是世上第一次用上雷電之力。

這次作業(作孽)，在聽到叩門聲後結束。

接過弟子傳來的訊息，老宋喃喃自語「那麼及時？」

「清風，請查明老六和他身邊的道僮行踪。如在附近的話，請他們過來一敘。」

待清風走遠「咳，跟著老六的，叫……」真不給力，原主人沒有這筆資料！

「三龍。」明月小聲提醒。

「三……龍？他的祖宗，是不是那位『龍騎士』？」

「???'」

一位小道士應昭而來。

「大師伯，我是三龍。師父現在身處宜昌城。」

「嗯。」老宋拿起紙筆，寫起字來。

清風、明月、三龍，越看越無奈。想當年，只要他們的書法稍微不公整，師兄就會責罰。多年下來，吃了無數苦頭。閣下宋大掌門，是靠甚麼瞞過太師父法眼？

老宋瞄一瞄他們，心中回應道：「是啊！老張頭時常盛讚老五，悟性最高，最得他真傳。還嚷著傳他衣鉢！

傳啊！不傳是小狗。省得宋某人打鑼打鼓找人，六隻小猴卻聞風先遁。」「知不知道，武功高、悟性好，更容易給妖女拐走。老五如是；無忌如是。老張頭不也給郭氏迷得團團轉啲！」「咦！張x丰、張x山？不是吧？.....唉！難怪武當最後都不是姓宋啊！」

--- 下刪十萬言 ---

「三龍，有個宗門任務。你要親自帶此信給老六，與他一起行動。你幫我再傳個口訊，如他想逍遙自在，就要多帶弟子。」

宜昌，三龍、殷梨亭，拆信。「哦？孤鴻子找羊鞭『隻揪』（單挑）。坐館吩咐要暗中看顧，道友非陷絕境不宜現身。『重點』是：不要讓妖人搶了倚天劍。」

兩人對視一笑。「嗯！羊鞭搶了倚天劍。我們再來個黃雀行動。就算是『不要讓妖人搶了倚天劍。』」

「卑鄙、無恥、下流、賤格！——正合吾意！跟著老大有肉食！」

生米務必盡快煮成熟飯

不出意外，殷老六攜劍回來。

「氣死？」事情，還真如某話本所言。

「是啊！」老六苦笑「我親眼所見，也幾乎不相信。千辛萬苦練成功夫，最後被氣死。」

「楊逍確如師父所說，技高一籌。寶劍也被奪去。不過，隨即劍拋下揚長而去……」

小道士三龍嚶嚶：「楊前輩說道：『倚天劍好大的名氣！在我眼中，卻如廢銅廢鐵一般！』」。

老宋移開視線，扮作聽不見，心忖：「哼！你們不懂啊！看我今天就將它弄成廢鐵！」

「孤鴻尊者在三天後，路過某鎮，忽然就倒下不起。然後衙門就來收屍……」

老宋舉起母指：「你們就幫襯衙門，幫補道觀的香油錢囉……」

心中又道：「照你講法，孤鴻尊者可能忽然心臟停了。如當時有人給他做CPR……」

「好了。清風你們仨，等會的開彩時刻，涉及峨嵋機密。不宜參與其中」雖然猜到宋師伯要做甚麼，最後不能親眼看到，好很可惜啊！

「你們帶著此劍上山，如五位師叔、太師父仍在的話，請他們下山一敘。說是有新奇好玩的東西，不看會後悔呦！」又偷瞄那個戀童癖「不悔，不悔。」

師父請不動。不過，眼下七俠齊聚。

我們武當弟子，都是耍劍的行家。這個「焚琴煮鶴」也能玩，對得住烈祖烈宗乎？

有人可惜心痛。

有人想阻止，不過師父不在，師兄說了算。

老宋在吞口位置，一點點用電焊，將倚天劍燒穿。

自然地，最後它斷了。檢查其中夾層，有一石棉布物質，包著兩張絲帕。兩面皆有小字。

「諸位兄弟，多少年未曾比賽抄經？……」攔住想欣賞書法兼耍帥的老五。

結果，老宋抄得奇慢無比，字體又奇醜。六小弟看不下去，合力幫他完成。

「好了，分贓完成。此事收尾，要由老人家點頭。老規矩，禮成散會。」老規矩者：毀屍滅跡(盡快)·拒不承認……

武當某靜室。老張頭、老宋。

看著郭女神的遺物被毀，又來不及阻止。恨啊！

良久，又見師父石化「弟子有話要說。」

「嗯！」攤手

「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。弟子想到一個『餽主意』……」

--- 下刪十萬言 ---

「你對這本《九陰真經》有甚麼看法？」

「幹嗎又到了考試時間？」老宋心忖

「九陽、九陰。起點不同；道路亦異。不過，越往後；卻又越接近。就似當年師父帶我等遊泰山。山前上，山後下。二路風景不同，終點卻同在山頂。」

「再說。」

「弟子本領低微，只是剛到了《棉掌》口訣的，後發制人；用意不用力。」

「請師父借出一掌，給我比劃示範。」

老張頭的手握成開口鉗形；老宋的手，拈著一桿筆。

「尋常人物，眼看手動，看似即時達成。事實是，總是花了那麼一點點時間。」

「如師父那般人物，境界到了，好像會先一步……」老宋忽然鬆手，筆桿跌下，老張就動手夾住。事實也如此，不是老張頭看到老宋鬆手；而是「知道」老宋鬆手。

「能如此這般，才能探討『後發制人』」

「至於用意不用力嘛！就更簡單，人力有時而窮。你總不能有九牛二虎之力吧？既然都動手打架，就無所不用其極。插眼撩陰，皆為等閒。對手如有弱點、傷患，就……嘿嘿」

「唉！任你舌綻蓮花，都逃不過師父『考核』。」再望望四周「真重手！師父和秦思容、郭氏『交流』是不是醬子啊？」

「清風。」

「通知六師叔，最近不要遠遊。有好處等著他。」

「你與作坊的人，在作坊集合。有工作給你們。」

武當山鎮，宋宅。老宋一家、殷老六。

「我們宋家，和老六。一起上峨嵋，拐……不，迎娶紀曉芙。可好？」

我要為張無忌祈禱

「只要用心，人人都是朱老闆！」拿著「被還原」的倚天劍，心中驚嘆工匠們的手藝。

「抄經，是武當弟子的反射動作。問他們有沒有依命令，將原物塞回去？算了吧，問了也是白問。」

四川，樂山。今天，要上峨嵋。老宋晨練回來，凌雪雁也差不多梳妝完成。
老宋心中一動。「近日對道經中一句：『大成若缺』。有新的領悟。」

「夫人相信我，請不要動。」隨手拿起一尖長的東西。將凌雪雁髮髻上，兩處地方，稍微挑鬆。「成了！」

往鏡中一照，如果對髮型一絲不苟，會有打散重做的衝動。再想一想，這是吸引注意力的小方法。

「恭喜老爺，神功大成！」秒變小昭模式。

老宋幾乎心神失守，狼性大發。「唉！那臭小子！真他媽的艷福齊天！」

客棧外，大家集合，便出發。

老七見有機會上峨嵋，便帶著一群「徒弟」，從武當追了過來。

老六、老七。盯了大嫂一會，又看了看老大，皆露出「男人都懂」的笑容。

--- 分隔線 ---

滅絕師太脾氣十分孤僻古怪，連老張頭的信，都會原封不動退回。所以一直跟峨嵋的外事弟子聯繫，確定師太會出關相見。眾人才起程拜會。

在大殿見到滅絕師太，便奉上倚天劍及老張頭的信，向主人家說明來意。滅絕師太只約大家明天議事，便叫靜玄等招呼他們，帶著寶劍離去。

知道內情的，都知道滅絕回去「驗屍」。想像力好的，估計她以前，沒少用各種方法摧殘此劍。

老大，老六、老七、清風明月。會心微笑。老七挑皮，豎起母指。清風明月，則自信地點頭。

見他們眉來眼去，旁邊的雪雁姨姨，推了老宋一把。老宋轉頭在她耳邊道：「好的，甚麼都跟妳說。」還吹了半口氣。

「撒狗糧，無恥！」眾人心道。

然後，大部分的峨嵋弟子，輪流抱著宋青書，帶著凌雪雁去遊花園。老宋想起，「武當逆子」因偷窺峨嵋弟子，殺了莫老七。真是白雲蒼狗！

翌日，峨嵋，某議事廳。靜玄、靜虛、滅絕、老宋、清風明月。

寒暄一翻，便入正題。

「紀前輩的兒女中，只剩曉芙還未出閣。眼下老人家的心願，就是……」

「小徒功夫低微，在這般年紀尤要加緊用功……」

--- 下刪十萬言 ---

好話說盡。連倚天劍也「不完壁歸趙」。妳就是不肯放人。

「家師看重武當和紀家的交情。為圓了這個娃娃親，臨行前，命我帶一口訊。」我要出大絕嘞！清風明月聞言離開。

「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，是故虛勝實，不足勝有餘。其意博，其理奧，其趣深……」這幾乎成了郭襄父母的口頭禪，焉能不傳下？

「真的？」

「真的。如假包換。只要師太點頭，立即奉上。」

「從那裏得來的？」

聳肩曰「在下曾上詢家師。卻沒說半句。我們私下猜測，應是跟郭女俠有關。」心中笑道：「假如妳是我，妳會說嗎？」

「終南山下……」滅絕喃喃自語。老宋知道，終能騙倒她了。

一家人，帶著紀妹妹，連日趕路，過樂山、重慶也不停下。在重慶登船往下游。

做了虧心事，自然想快點跑路，離開那位手持倚天劍的滅絕。峨嵋女弟子找你麻煩，你這是快樂地痛著。不過，有一個例外。將來，她還會九陰真經、白骨爪。

紀妹妹比老六少三、四歲，功力直追老六。手上功夫雖欠火候，但言語間，已覺其聰明悟性。老宋如果不是有老宋的底子，只有仰望的份兒。

雖說是一古裝美人，值得強上嗎？你們想想看，我老宋忽然去抓一美女強上了，會有甚後果？

以我老宋惡意的解釋，這條羊鞭甚麼的，就是個強姦慣犯。對對對，與田伯光一道，下場也應一樣。看那種文藝氣質，九成是張姑奶奶的信徒：「通往女人的心裡是陰道」

黑科技究竟是甚麼練成的

武當，某議事廳，初歸新婦，給老爺奉茶。

「你這大猴子，也真挑皮，竟拐走了人家最看重的弟子。難怪人家跟你拼命。」

老宋心中笑道：「還太早呢！當你看到周丫頭，給雪雁姨姨奉茶、捶背。才說這些也不遲啦！」

「不是吧？峨嵋就算惹毛了神仙，被天雷、地火、洪水滅了好幾次。也輪不到紀師妹啦！」老宋奇道，心忖：「你和那惡尼姑，怎會看上她？選掌門有統一標準嗎？你沒有教我啊！難怪老宋坐不暖了！」

張老四猜測師傅心意，便道：「這還能補救，而且皆大歡喜。」

續道：「如果我說：六弟的心，仍在武當。你們信是不信？」

一眾武當弟子齊道：「不信！」

老張頭笑道：「好了！梨亭，婚禮、回門後，如果師太點頭，你就留在峨嵋效命吧。」

一眾武當弟子心中齊叫：「反對！」難得有女的來武當，而且是位美人。上來打個轉就走？不是吧？

老張頭皺眉，曰：「有意見？」

一瞬間，除了老張頭、老宋，所有人後退三排。

「.....這.....，弟子不捨得六弟。」老宋心中卻道：「六嫂。」

「掌門演技太爛，我武當前途堪憂」眾皆搖頭。

--- 分隔線 ---

「哦！華山深處，某某道觀。」練丹資料，好像有了回覆。

無論是以前的老宋；還是現在的老宋。對外丹的認識，皆是十竅通了九竅。他其實想找出合成「雷酸汞」的實際方法。

當年，身在廿一世紀。雖則資訊發達，卻身處一個嚴禁槍械的國度。制做「雷酸汞」，既犯法，又危險。

好了，既知是水銀、硝酸、酒精的化合物；又知其特性，自然要用武當的人脈，問一問有沒有同道，搗鼓這種東西。有的話，就能省下時間、金錢、人力、人命。

這個華山副本，在湖北西北的陝西，路程不長。但是，雪雁姨姨卻沒有興趣這趟「親子旅行」。所以，老宋、大牛、二虎便不入長安、不上華山派，約了那位帶路的外門道人。在途中小鎮會合，再直入華山腹地。

那位道長，比起老宋，更似高人。問他練甚麼功法？答是簡單的呼吸、觀想。平常工作是耕田、補屋、修路。問他想要甚麼？他說自具自足。你要不要九陰真經？你要不要九陽神功？你要不要嫡傳太極拳？你要不要升職加人工？統統不要！

那麼，不如我老宋跟閣下修行一段時間，好不好？他說，和老張頭爭徒弟，好不好笑？好，我笑。

然後，道人說出他眼下最想做的事情。就是送我們到目的地，趕回去趁墟。

深山某窯洞，是那回信老道人的隱居地。

師徒三人，看著那帶路道人，背影漸漸遠去。

大牛作高人狀：「生活即修行，我懂。」

二虎接著道：「但，又不懂。」

話本中，常有這種誇張、耍師場景。估不到老宋也能參與其中。

「地為坤，為母。大地是人的搖籃。人終要走出這搖籃，雖說我們很可能看不到這一天。起碼要為後來者做點甚麼的。」

三人向一老道作揖，算是打招呼。

走進觀中坐下。老拿出一本筆記。「家師愛好練丹，留下很多記錄。但不幸於兩年前染病仙遊。」

老道翻到其中一頁，連著道：「十多年前，家師用硝石、丹砂，搞出一堆粉末。卻是一不小心，裝著這粉末的藥瓶掉在桌上，發生爆炸。家師斷了三根手指，閃瞎了一隻眼睛.....」

見大牛二虎，一邊聽著老道吟誦咒語般，唸唸有詞。一邊筆錄「真是術有專攻啊！終於有了底火，計劃可以繼續，謝天謝地！阿門！」

老道一不要錢。二不要人。三人留下三天，幫忙修屋，打水，種田，割草，砍樹，破柴甚麼的，才離開深山。

武當山鎮，冶金作坊。老宋、清風明月、金工、木工。

老宋花了三天時間，又講又畫。其他幾人才明白他想要些甚麼。

「四樣東西，當中尺寸，要多番琢磨推敲，就是你們的任務。不要操之過急。一年也好，十年也好，總之有進展就好。」

「第一樣，這暫叫作子彈」指著一張草圖「彈頭、彈殼、彈藥、底火。份量，大小，就交給你們研究。」

「這是槍桿子。用木制，是將所有部件裝在上面。」

「這是最複雜的部分。不過也不是很複雜。.....」來自廿一世紀的人，只要上網查一查「雷明登700」，就發現，軍人、獵人、警察、運動員有都用這種槍械。其結構也自然沒有甚麼秘密。

「這是槍管。結構簡單，但制作要求很好的工藝。」廿一世紀的人，在u-tube中找「肯塔基步槍」。會看到一台用木制的工具，用來刻畫膛線。沒見過，很難發明出來。「這草圖中的器械，是用來刻畫膛線。膛線一圈走多少吋、要刻多少膛線、槍管多長、槍管多厚等,全互相牽扯.....」

武當不屠龍

「揚名聲，顯父母，光於前，裕於後。」宋青書五歲。五叔握著他的小手，寫下這幅字，成為小子書房第一幅字畫。

這不原居民宋家的傳統。反而是廿一世紀的老宋，入學前，宋老爹握著他的手，寫下同樣的字。教子，可能對原老宋沒有壓力。但是，你都特麼的偷看了天書。面對著這小屁孩，敢說沒壓力？有壓力就有動力，方法簡單，實行起來就要堅持到底。原本老宋教子的方法，你自己說說吧，合適乎？我說是簡單，因為眼前就有一位成功了七次，未曾教壞小孩的父親。

不過。窮人孩子就是這「放養」長大。你宋掌門願意，也得雪雁姨姨點頭才行。老宋連哄帶騙，加上老張頭的金漆招牌。老宋將小孩送進觀中，跟小道僮混。初期，還時常哭著回家，不去道觀。漸漸地，有了混熟的小伙伴，父母想見人，要動手抓才成。

師父那邊，有時雲遊，有時閉關，好不逍遙。每次見面都向他的徒子徒孫們，示範自己的太極拳。不看相不相信，經師父手把手教出來的弟子，沒一百也有數十。居然，人人都有自己的領悟。你說是不是道在其中矣？

老宋自己，對太極(拳)的領悟。大約可說為：天人感應。所謂一物一太極。萬物集合，又成一太極。你的太極氣/勁/場(your name it)伸張出去，就成了更大的太極。這幾乎幫你練成獨孤九劍。不過，據師父所說，如果敵手和你境界相當，可以用種種手段欺騙對方感知。

日出日落，春去秋來。明年就是師父九十大壽。老宋知道，又將有大事發生。某日，武當議事廳。老大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。

「福州沿岸，傳來消息，有寶刀出現，說是削鐵如泥。」又道：「海沙幫更傳，這是屠龍刀。只不知是否故意放出消息。」

「我們決不貪圖寶物。(已曝光了，划不來。)」張老四曰。眾皆點頭。
「所以，我請各位兄弟開會，是想統一意見。」

「此事很多幫派會涉其中。我們如果碰上，千萬不要加入爭奪。萬一，當時情況，你們覺得要出手。請要記住，不要單獨行動。這是老大我的吩咐。」

好白菜都被豬拱了

某天早上，宋大掌門夫婦，在宅中後院練習推手。

「五叔早上離開了。」

「昨天才送三叔回山，轉頭又跑了？」

「嗯！他雖然沒留信。估計應是龍門鏢局，那神秘委託人有關。」這次，老三依舊翻車。幸好老五追上龍門鏢局的隊伍，沿途照應。

老宋心忖：「龍門鏢局，鏢鏢必砸。可惜，弟子們查不到金鋼門人的蹤影。白白走失了好好的試刀對象。」

他們互相推手，氣機相連。老宋心起殺機，凌雪雁立即察覺。「三叔雖仍昏迷，所中毒藥，已經拔除。五叔應該很快查出真相。」

「我就是擔心老五呢！」咀上說著；心中接著道：「特麼的好艷福！和天鷹教妖女打出真火！」心中邪火旺盛。平湖那邊的事還未發生，這裏已打出真火.....下刪十萬言

天鷹教在王盤山開英雄會，一眾正道門派，自然表面上不聞不問。會後，傳來消息。謝遜搶了屠龍刀，帶走了老五和殷素素。老張頭的九十大壽，沒了老五的出現。naturally

此時，有了天下大亂的苗頭。各地有明教流寇蹤跡。湖北的武當，也有道觀，被打砸搶。武當高層，調派弟子，訓練鄉民自保；聯絡城中商家、官府，協調賑災。

又過了數年。歷時十年，「栓動步槍」終於制成。以元代單位，槍身長七尺。子彈連殼長兩寸，彈頭粗五分一寸。熟練的槍手，六百丈內輕鬆獵殺麋類的小鹿。實乃居家旅行，殺人滅口，必備神器。此後，宋青書及其小伙伴，帶著步槍狩獵，武當山一帶，變成名符其實的「鳥不生蛋」。此物又在剿匪行動中，「略盡綿力」——在碉樓上，長距離擊斃匪酋。

武當幫務，漸漸交給出師的三代弟子。老宋也常閒出來，帶家人弟子，四出狩獵探險。

該死唔使病

「出海搜索？」某年，六大派中，不知那位高人發起聯合行動。「你們以為古人樸實？常說人心不古？古往今來，能有好鳥乎？這是遊艇趴好不好？偏要編個名目。」

可能，這一次，搞得實在太好玩。老張頭百歲壽辰那年。六派再組一更大的船隊。其他門派不知，不過天鷹派也玩這玩意，今回，遇上了便開打。混戰之際，竟然再遇上南歸的張翠山一家三口。以吾管見，如果老五一家，不急著回武當；而是先去天鷹教見岳父、大舅，他們就唔會死得咁快。真係趕住去投胎也。

武當山上，人人都以正派自居。這時忽然來了位性格兇殘、手段毒辣、視人命如草芥，沒有一絲同理心。對著她能和顏悅色乎？莫說我老宋做不到，連老張頭也做不到！再者，有自殺傾向的人，最是難救。山上的人，對老五的關懷，甚至可視為「扇風點火」。我們有幸生在現代，如自己、親人有情緒病，決不可諱疾忌醫叻！

老宋心中有點自責，不是救不了老五，而是在老張頭百歲壽辰前後，發動所有人手，也找不著玄冥二老。小無忌也如原著所述，被抓走。在壽宴時，老張頭救回，已糟了其毒手。
(下刪十萬言)

雖云，九陽真經，已然到手。小無忌才虛齡九歲。你是武學天才；卻不是如王羲之那樣文學神童叻。九陽真經又不是神足經、太玄經、長生訣、羅漢伏魔神功那樣「不立文字」。即使老張頭師徒嘔心瀝血推敲幾個九陽真經的「方便法門」，也貌似趕不上。老宋心忖，小無忌的內傷，是老張頭、老胡和九陽真經三者合作起來之功，誠缺一不可也。

某日清晨，老張頭在靜室，替小無忌技拔除寒毒，運功完畢。老宋夫婦到來問安。

「看來，要帶無忌孩兒，訪尋奇人異士。」老張頭道：「你們先帶他上少室山求醫。順道送還《楞伽經》。」

「呵呵。既是交還佛經，小師姪又那麼精神。我給你說個佛經故事。」老宋臉色一變，走到床前坐下。原著中，老張頭在漢水，將小無忌賣了給明教；還連消帶打，拐了周芷若。你是老刀把子，這種操作自然OK沒問題。但是，換了是我宋大掌門的話，恐怕你老會親自帶隊將我生剮！「從前，有一寺院年老住持。將寺院交給徒弟，說道：『這本佛經，是本寺代代相傳，現在也一并交給你。』

那知，年輕和尚剛接過佛經，便隨手丟進火盤，將之燒了取暖。

『你幹甚麼？』老和尚喝曰。

『你幹甚麼？』年輕和尚喝回來。」

「大師伯很“拽”啊！」小無忌未必明白無常、空性。字面上的意義，還能是能理解。